

《玉海》之缘

■前 海

人在世上,一切都是缘分,我和《玉海》也是如此。

1984年春天,时任县文化局长的叶尚义先生来到我家,询问我愿不愿意到文联去编刊物,出于对文学的一片痴情,我一口应承。

四月中旬,县文联的筹建工作加快了步伐,第一期刊物的集编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文联筹备组为了未来刊物的命名问题专门开了一次会议。

记得参加会议的有叶尚义先生、诗人杨洛雨、老朋友宋维远和我。我们讨论了好几个方案。方案之一是沿用文化馆老刊物《飞云》的名称,这个方案很快被否定了,因为大家觉得文联是新事物,应该有新名称,新气象,再说文联是文联,文化馆是文化馆,不能横刀夺爱。方案之二是洛雨先生提出的“文学摇篮”。洛雨先生是大家素所敬仰的文坛前辈,刊物命名“文学摇篮”,定位得当,含意深远。但不足之处也很显然,它缺乏地域特色,好像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对当地的读者和作者缺少吸引力。后来,大家的意见比较倾向于借用“玉海”两字,可是对洛雨先生的提议,也不好意思加以否定。

会议的气氛有些僵,这时,我脑子里灵光一闪,不假思索地说:“其实‘玉海’和‘文学摇篮’都是一个意思。‘文学摇篮’是培养人才,‘玉成桃李,海涌波澜’说的也是培养人才,《玉海》就是培养文学人才的大摇篮。再说,用‘玉海’做

刊名,郭老的字也是现成的,就不用再请什么名家题写了。”

经我这么一说,会上的气氛缓和了,洛雨先生也欣然点头同意。“玉海”作为刊物的名称也就这么定了下来。

后来,洛雨先生在他写的《玉海》创刊词里,进一步阐明了这个观点:“‘玉海’本是清末朴学大师孙诒让藏书楼的名称,刊物沿用这个古老的名称,命意何在呢? 1964年,郭沫若曾来瑞安,走访玉海楼,还做了一副对联:‘玉成桃李,海涌波澜’。这副联语,就等于用文学的语言,表达了刊物的编辑方针。……在某种意义上她又将是文学的摇篮。”

洛雨原名杨作雨,是瑞安围棋界先驱杨厚甫的长子,城关小沙巷人。他是瑞安文联的倡议者和创始人,也是大家的良师益友,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杨老”。同时,他又是我的贴壁邻居和同班同学杨作星的大哥,平时常来常往,说话比较随便。我们之间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外,还比别人多了一份熟悉和亲近。我知道他为人胸怀大度,正直敢言,也喜欢敢于说真话的人,我之所以在会议上敢于斗胆狂言,就是基为对这位老诗人平素的了解。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玉海》创刊号终于赶在文联成立以前提前出刊,得到广大文学青年的热烈欢迎和社会的好评。

接着,我们又赶编了第2期《玉海》,我受大家的委托,赶赴福安校

对稿件和催印刊物,并在首届文代会期间把刊物运了回来,为此错过了等待已久的首届文代会开幕式。所以说,《玉海》的创刊早于文联的成立,这是一段容易被误解的历史。

《玉海》创刊后,洛雨先生又推荐了一批知名老作家担任《玉海》的顾问,记得其中就有被称为“温州文坛四老”的莫洛、唐湜、洪禹平和他自己。当时的温州市文联主席吴军先生也非常关心《玉海》的成长,这位老词人特地为《玉海》的创刊写了一首《水调歌头》,至今读来仍感到十分亲切,其词曰:

江水九天落,横亘似重关。狂飈席卷波浪,飘洒万春山。历数风流人物,长吻芬芳沃土,一泻洗尘寰。雨过彩虹见,雷响震龙潭。

浊水清,灌新圃,百花鲜。应兴新卷,当知来者更为留连。欲览书楼玉海,且喜琵琶情切,才气自超然。协力握樯橈,谈笑绕浅滩!

在文坛前辈们的关心和帮助下,我们慢慢掌握了文学期刊的编辑规律,《玉海》也编得一期比一期好。后来,《玉海》被评为温州市优秀文学期刊,温州市文联在瑞安召开市属县、市文学期刊研讨会,对我们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玉海》创刊30周年的纪念日子里,回顾《玉海》创刊前后的人和事,犹历历在目,感慨万端。这些年来,不管外界对《玉海》的看法怎样,褒贬如何,我始终在默默地注视她,祝福她,因为那是我曾经付出了十多年辛勤劳动和心血的地方。令我高兴的是,至今仍有人在坚守着这块文学的阵地,仍有人在辛勤耕耘着这一小片文学的绿洲,虽然她仍然只是一个文学的摇篮。

三十年来,从《玉海》里走出了众多的记者和编辑、诗人和作家,她没有辜负文坛前辈们的殷切期望,也说明了“玉成桃李”之日,就是“海涌波澜”之时。

抱,或嬉戏,或踏浪,或潜游。累了,靠在沙滩上,堆个沙丘,把自己埋在沙滩里,夕阳斜照,云淡风轻,此起彼伏的浪潮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小伙子带着时髦的姑娘开着沙地摩托哒哒而来,风风而去。穿着比基尼的女郎骑着棕色高马,在沙滩上闲情漫步,给这片沙滩添上又一靓丽风景。那风筝,可是多了去了,无需助跑,无需技巧,只要一脱手,它便呼啦啦地飞到天上去。那渔民撒在近海里的大网,此时也丰收了。两组队伍,一边各有十来个,前前后后地轮流着拉纤绳,似乎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用上了。旁边的一个个大鱼篓已经摆开,只等着这一网的好收成。暮色中,那网终于上来了,带鱼、螃蟹以及各种活蹦乱跳的鱼儿,倒在了铺好的毡布上。渔民们一类一类的把它们挑选出来,不时地,也会有一些打扮整洁的顾客直接买走一些,绝少讨价还价,大概都是老客户了。也有一些游客模样的人,忍不住口水,买一些回去的。只可惜我这个远方客,没有煮海鲜的地方,只得作罢。

暮色淹没了整个沙滩,影影绰绰,那浪潮所及处,还有许多余兴不减的游客。也许今夜,在这个沙滩上,会有那么一群人,伴着浪潮,数着星星,游弋在半醉半醒的梦里。



微信公众号“人文瑞安”,
扫一扫,加关注,欢迎来
稿:8129773@qq.com

水殇

周小丹

瑞安 天瑞地安,河多水丰。上世纪后半叶,多地集镇相继建起了自来水厂,好多河流成了水源地。但随着环境的恶化,这些水源地已烟消云散,今作《水殇》,以纪念这些逝去的水源地。

北濠河·螺丝潭

北濠河啊螺丝潭,
一千年前我见你时,
你是古城护城河的西起点,
潭中泉水汨汨涌动,
集云山源水汤汤而来,
青青的西岷山倒影在绿绿的微波中,
你是多么秀美、幽静和安祥。

北濠河啊螺丝潭,
一百年前我见你时,
你是古城的标点,
百年瑞中临潭而建,
风水这边独好。
带着水的灵气,
潭边晨读学子,
成为社会的脊梁,
你是多么的和谐、温馨和吉祥。

北濠河啊螺丝潭,
五十年前我见你时,
你的身旁建了瑞城第一个自来水厂,
你把你的灵气滋润着校园的同时,
又将甘甜的潭水送进千家万户,
你是多么的美丽、上善且利万物。

北濠河啊螺丝潭,
而今我见你时,
已全然不见旧时模样,
四周是林立的高楼嘈杂的人声,
你的遗址上建起了农贸市场,
流淌着刺鼻的污水,
地上堆放的是垃圾禽粪和杂物。

北濠河啊螺丝潭,
我睹物生情黯然神伤,
人类啊你是天使还是魔鬼?
时代啊你是进步还是倒退?
我在心中默默祈祷,
魂兮归来,螺丝潭,
何时再再见你旧日的模样。

仙降·西河

西河,东河,母亲河,
风舞,云动,鱼跃,虾戏,
春播,夏耘,秋收,冬藏,
千秋轮回,世代家园。
仙降,神仙降落,
山还水转,美景如画,
绿树成荫,河网交错,
绝佳江南,鱼米之乡。
皮鞋、胶鞋、辰戌鞋,
箱包、皮包,鼓了钱包,
黑河黄河蓝色多脑河,
伤心的东河,哭泣的西河。
人流物流,人欲横流,
车声机声浮躁之声,
我不要灯红酒绿腰缠万贯,
我只要国泰民安、河清人寿。

飞云江·吴界山

想起那春潮滚滚秋水滔滔的江水,
想起那清泉穿岩白云绕山的吴界山,
想起那蝶舞鸟鸣风吹竹摇的两岸,
风情万种的吴界山啊我与你朝夕相处过。
今天我又故地重游,
当年的吴界山你在哪里?
奔腾的江水怎会断流,
涨潮的江水怎会恶臭,
碧绿的深潭怎会变成泥坑,
巨资投下的设备怎会闲置?
当年的吴界山你在哪里?
我的青春如同奔腾的江河,
麻木的我已没有当年的热血,
看那绿道上的人流和省道上的车流,
滚滚红尘中的人啊请带上你的灵魂和良知上路。

邂逅平潭

项 学 品

一家人,一辆车,一场漫游。这是目前我的旅行方式。

游览了福州的“三坊七巷”,回我们住宿的宾馆。下一站该去哪儿呢?我低着头,在浏览着福建的地图。抬头,瞥见了师傅黝黑却又憨厚的脸:“师傅,你觉得平潭岛怎么样啊?”

“平潭是个很不错的地方,那儿的海岛风光秀美,值得一去。”正在徘徊着到底是去厦门还是平潭的我,不禁又问:“你觉得它与厦门相比怎么样呢?”这两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一家人的自驾,行程也总是有无限可能。“厦门有什么好玩的,就一个鼓浪屿,人多了去,我建议还是去平潭吧!”师傅波澜不惊的话语中似带着点不屑。

万能的百度告诉我,平潭是福州下面的一个海岛县,与台湾隔海相望。从福州到平潭的高速路程大约是100公里,比起厦门,要近一些。而前几天,一位老同学就已经向我们推荐过平潭。于是,回宾馆整理好行李,便驱车前往平潭。

一路高速,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的车进入到了平潭。沿着跨海大桥行驶,两侧是平静的港湾,如翡翠般的水面,沐浴在七月金色的阳光下,是那样的祥静,那样的透心。福州城的炙热,到了这儿,已杳无踪迹。透视着外面的女儿欢呼着:“大海,我来啦!”

据了解,由于平潭是大陆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县,所以现在正在打

造对台综合改革试验区。县城坐落在一个叫潭头镇的地方,宽阔大道的两边,全是漂亮的新房子,整洁美观,没有低于7层的。酒店里的工作人员说,他们镇上的这些房子,都是近几年刚建的,顶多还不到五年。

午后时光,总会有那三三两两穿着拖鞋,背着包的游客来回穿梭。那天是周五,绝大部分的宾馆已经被预定一空。好不容易问到一家,还有剩余的标间,但也只能提供当天的住宿,不能预定周六的。他们说,周末的房间普遍都会有100来块的上浮,但仍供不应求。

晚饭后,沿着西航路走到底,右转顺着龙凤路走个几百米,便是平潭最著名的海坛湾。路边的空地上停满了挨挨挤挤的二轮,就如这个城市密密麻麻的房子,多了去了。走过斑马线,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新兴的广场,印象中,这该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广场。海风吹来,带着丝丝的咸味,带走远方的浮躁。夕阳给松软的沙滩又馈赠了满地的金黄,一直向左、向右延伸,似看不到尽头。游人如星星一般撒在沙滩上,撒在金黄里,撒在白浪里,撒在碧波里。虽然游客众多,但沙滩洁净无比。沙子细细的,踩上去,如棉花一般,不硌脚,不酥痒,柔软地如同一片梦。那时,刚好是退潮,我们欢快地踩着沙滩,迎着夕阳,去触摸那大海的肌肤。浪潮一个接着一个的涌来,站在那儿,什么也不做,光是接受海水的轻抚,就已经让人陶醉。更甭说投入大海的环